

耄耋寻祖记

这是个特殊的旅行团，机场出发时，六个人，三个坐轮椅的分别是 87、89、90 周岁的景缇、景明、景昭姐妹，三个服务生是正先、绯和我，旅行的目的地是三老的祖籍地绍兴。

祖籍绍兴

在宣统二年的一份“督署两等小学修业文凭”上，记载着王述达（三老的父亲）是浙江省山阴县人。“山阴”这个名称始于秦，山阴县的隶属历经变迁，于清宣统三年，在山阴、会稽两县合并称为绍兴县后消失。所以，王述达中学以后的所有文件上都显示他的祖籍为“绍兴”。后来，他娶绍兴籍的张淑贤为妻，因此他们的子女是纯纯粹粹的绍兴人。据考证，古山阴县为今绍兴市的越城区和柯桥区。所以我们此行选择住在柯桥区的柯岩景区，而我们第一个要去探访的地方就是越城区的“书圣故里”。



翰墨书乡

“书圣故里”的“书圣”指的是王羲之，据说山阴王氏都是王羲之后代。

季秋雨后的江南，清新的空气是温润的。当我们一行六人站在“翰墨春秋”牌坊下时，感觉有些回家的兴奋。古老的石桥带着被雨水浸湿的斑驳，白墙灰瓦的民宅向远方延伸而去，直指尽头的蕺山和文笔塔。

湿漉漉的石板路对三老来说不算太友好，但完全挡不住她们的热情。景昭一眼望见“黄酒奶茶”的招牌，在店员小姐姐的招呼下，不仅自己品尝，还叫我们一人来了一个试用杯，搞得我实在不好意思地为小姐姐做了今天第一单生

意。

题扇桥是一座单孔半圆石拱桥，它始建于宋代，现桥为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重修的。相传王羲之曾在此为一老妪所卖六角扇各题五字，并告知老妪这是王右军的字，结果扇子被一抢而空，此桥因此而得名。后老妪不断持扇求书，王羲之为摆脱纠缠而将笔抛入“笔飞弄”，人则逃到了“躲婆弄”。一条乌篷船正缓缓穿过桥洞，船工头上戴着乌毡帽，这正是绍兴“三乌”中的前两乌。不过，我不能多看，三个老人已经迈上了题扇桥的台阶。水乡的桥都是罗锅状的，这段台阶共19级，三个老人拄着拐杖或登山仗，一步一步地挪动着。来到桥上，18.5米长、4.3米宽的空间有不少人打卡拍照，显得狭小。凭栏远眺蕺山方向，河左岸商贾林立，招旗错落；右岸一条窄窄的小路穿起一个接一个水岸人家。河水静静流淌，石桥横跨其上。这是江南典型的水街，河是道，船是车，桥是水街的结点，也是人们汇集之处。再下石阶，我们从河左岸来到右岸，沿河而行。一米宽的石板路全无护栏，让我担心老人的晃动是件危险的事情。不过，景昭一边念叨着危险，一边还和大家谈论着窄屋与屋前藤椅上端坐的老者。

来到蕺坊桥，一口古井立在桥头，三两居民小憩于此。14级石阶引导我们来到桥上。对楼梯顾虑重重的三老，动作虽慢却饶有兴趣。立在桥头，不爱言语的景缇竟大声朗读起桥西北侧一个商家墙上所题“越上美人记”，大家驻足聆听，把只有2米宽的桥阻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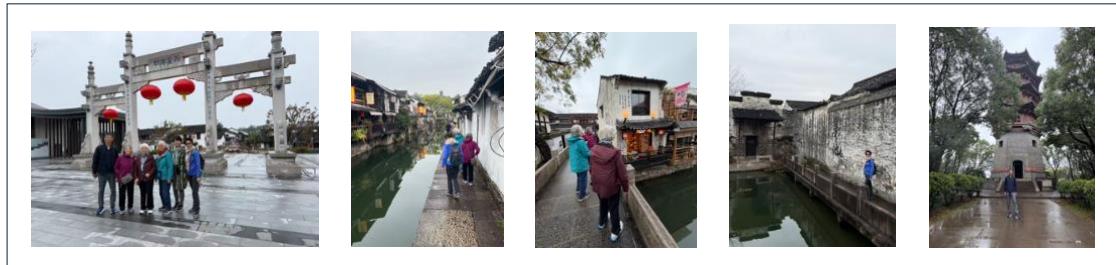
漫步街市，不绝于鼻的臭豆腐味令景昭和景明嫌弃，这可能是我一路听到的唯一对绍兴的恶感。不一会儿，景昭和绯就被玲琅满目的纪念品商店吸引走了，几乎错过“墨池”，这里据说是王羲之洗笔砚的地方。一方暗绿的小池塘，两堵斑驳的白墙，黑与白的意境，洗去一切繁华，沉淀的是悠远的岁月。

我向大家讲起王羲之因遗失宝珠，误会一和尚而至其自尽的故事。王羲之因此悔恨不已而建“戒珠寺”，并亲题“戒珠讲寺”。本以为已有倦意的三老就此可以去喝茶了，谁知她们竟非要进寺一看。山门十分简朴，两侧的楹联写道：“此处既非灵山，毕竟是什么世界；其中如无活佛，何须用这样庄严”。寺内院中无烟火香客，宁静异常，缭绕我们的只有阵阵桂花香，令人心静神清。这里本是王羲之的宅地，他捐宅为寺，为众祈福。我们如今来到这里，犹如进入自家的庙堂。于是，我们一行在寺内的电子功德箱捐了款。

午时已近，把三老安排在河畔茶歇，我们三个服务生准备登上蕺山一望。

蕺山的得名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、食蕺草有关，山上多产蕺草（即鱼腥草），有抗炎功效。东晋时，因王羲之居于山下，此山又被称为王家山。这座海拔只有 52 米的山步步都是文化：首先见到的是蕺山亭，一副楹联曰：“养生莫善寡欲，至乐无如读书”。这是郑成功的自勉联，却道出绍兴人“唯有读书高”的追求。曾经，原山阴、会稽两县的状元都被镌刻在这里，以示表彰。沿山路向上转一个弯，一道山门两侧赫然写着“诚意”“慎独”，这就是蕺山书院。书院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宋，明代刘宗周曾在此讲学，并创立蕺山学派。光绪 27 年，这里被改为山阴县学堂，徐锡麟曾在此教书。再往上走，细雨飘起，山路顿锁雾中，走在绿色簇拥的山路上，雨水和泥土的气息混杂着桂花香，让我们如临仙境，而佳境的尽头就是蕺山的标志——文笔塔，又称王家塔。该塔始建于晋代，历经屡毁屡建，如今看到的是 2003 年建的新塔。登上塔顶，一支巨大的铜制毛笔道出了绍兴人的崇尚与膜拜。凭栏远眺，河湖交错、各种建筑层出不穷的绍兴城如画卷般展现在眼前。

“书圣故里”真可谓“幽巷长街重展千秋画卷，戒珠题扇永留万古书香”，这与王家的家训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相呼应着。



诗境沈园

如果说书圣故里是典型的水乡街衢，那么沈园则是江南园林的代表。入园处，一块太湖石兀立于青翠花草之中，上书“诗境”二字。随后，挂满寄语的长廊，残荷摇曳的池塘，嬉戏追赶的野鸭，相拥乞食的锦鲤是北京皇家园林常见的景观，但三老像是第一次见到，不断驻足、拍照、指点着。大家一起辨识着远处亭台上的三个字“孤鹤轩”，更是在《钗头凤》碑前讨论起行书、楷书与草书。唐婉的诗以柳体书就，我不禁给大家朗读了一遍。景昭却挑战起陆游的行书诗句，这可让我们一行六人范了难。好在有一位热心的女士主动请缨，为我们朗诵了全诗，算是补上了一课。真是妄为诗书人家了。

大家边走边研究起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故事，绯竟然能说出他们是结了婚后

又被拆开的。在这“爱情第一名园”，这种讨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。三老显然是累了，望一眼居高的亭台不欲尝试，只想找个地方坐下休息。她们严格遵循“夏不坐木，冬不坐石”，发现只有石凳有空位，就坚持奔向下一座石桥了。她们痛恨这些石桥，却会向大家讲解，桥是为了过船才修成这般样子。不过，面前的石桥狭窄陡峭没有围栏，看上去不能不令人担忧。我们只好一对一地贴身保护起来。

由于行走速度缓慢，我们把午饭和午休的时间全搭进去了。三老一致表示可以不休息不吃饭，直奔下一景点。



烟火安昌

安昌古镇位于柯桥区西北，其名称始自唐朝，钱镠平定董昌之乱后得名“安昌”。古镇以经济富庶，文化昌盛著称。这里还是绍兴师爷的故乡，有“绍兴师爷出安昌”之说。现存古镇的老街开市于明弘治二年，被誉为“活着的古镇”，也是最具烟火气的古镇。

三老来到这里，最深刻的感叹就是“怎么又上桥呀！”安昌桥、阳明桥都是廊桥，像两节车厢般穿在一起。桥两侧三三两两地坐着游人，廊脊下吊满红色灯笼，尽现热闹与喜庆。两廊之间有一牌坊，前后两面分别书写着“观古览今”和“水乡风情”。

下了两座桥，一小片平地让三老安心些。不过，此时右侧出现的城隍殿已经不能吸引她们前往了。这座殿建于明朝晚期，殿内供奉的城隍神“永镇侯李”是位真人。明成化七年，钱塘江海塘溃决，工部侍郎李颙受命前往，筑成堤坝，使百姓得以安居。李颙并非当地人，安昌人感恩其功绩，报请知府奏礼部批准，敕封为安昌城隍神，以此殿祀。

再往前就是“商泽遗国”，这里简直是吃货天堂，各种吃食密布。安昌闻名的腊肠、腊肉甚至整个的腊猪头比比皆是，各种传统糕糖更是令人目不暇接。景昭和景缇开始一个一个地挑选小食；景明更关心小食成份，了解清楚后再指

导绯和景缇，反正就是走不动了。在三老的热情感染下，我买了个龟苓膏，独自享受。忽然间，路边一卖兰花的中年男子吸引了我，那些兰花是叶片细细的野生兰，才5元一株，并且株株有花苞，令我爱不释手。但想想还要服务三老一路，实在不便添了这个累赘。谁知景明过来就给包圆儿了，我提醒她还要走很远，她不在乎地表示“提着呗”。景昭想给外孙女买些乌干菜，这是“绍兴三鸟”的第三鸟，她细细看来，犹豫不决；绯特别想买腊肠，景明觉得腊味不健康，她就依依不舍地三步一回头。在我们走上颖安桥准备折返时，绯还是不顾一切地跑回去了。

下了颖安桥又过中南桥，每个桥上下加起了都有四、五十级台阶，三老不断感慨，还夸张地说今天走了二十多座桥。我告诉她们过了桥就可以在水边廊子里休息，正先则聚精会神地在桥侧小心伺候。谁知还没坐稳，景昭就被美景吸引，举着手机去拍照了；景缇则发现了“黄酒冰激淋”，念念有词起来；景明又开始唠叨绯。。。天还是阴沉沉的，我们感觉不到是在下雨还是雨停了，细如牛毛的雨轻拂着，已经成为古镇的一部分，只有凝视静静的河水，才能发现雨的痕迹。两个打扮得非常“卡哇依”的小姑娘从桥上款款走下——江南美女——总是那种小家碧玉的感觉，清新得像一朵茉莉花。景昭向我显摆着她的作品，这里景色的确不错：绿水倒映着三孔的水阁桥、耀眼的黄色城隍殿戏台、错落有致的白色山墙被长长的坡屋顶依靠着，绿树环绕，红灯点缀，别致的小花开在岸边，清波荡涤，水中的影像时明时暗，让人留连难舍。

仁昌酱园是我们在安昌古镇参观的唯一一个景点。酱园由绍兴人徐仁昌出资，始创于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1955年实行公私合营，1958年转为国营，现又改为民营。酱园坚持传统手工酿造，其“重麦制酱，短水放坯，天然发酵，夏伏暴晒”的工艺，成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里曾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拍摄地，成片的巨大酱缸令人叹为观止。这里还重现了传统酱油店的场景，售货员手里的舀子、酱油瓶上的漏斗，还有藏蓝的套袖、围裙，遥远却熟悉——我仿佛看见小学生的我举着瓶子去合作社打酱油，努力踮起脚以看清柜台上的一切。。。三老对这一幕的议论更是不绝于耳。

水阁桥是今天走过的最高的桥，桥上祭着大禹。我们一行多持疑古观点，对这种没有文字记载的传说人物一带而过了。

一天的行程真是辛苦！三老看着自己8000步的纪录，议论纷纷。时逢立冬，我们要了饺子和黄酒，在鲁镇小店小酌庆祝。



鉴湖烟雨

本着劳逸结合，这天的安排是在所居住的鉴湖景区闲游，结果不经意间让三老第二次超越自我了。

我们首先拜望了柯岩的“天工大佛”。这座观世音菩萨像开凿于隋代，竣工于初唐，历经三代石工方才完成。大佛座落于一池水中，佛高20.8米，佛背与佛龛只在底座相连。当此时，两只鸽子飞来，一只落在菩萨右手“说法印”直立的食指上，一只落在他抚膝的左手背上。菩萨安详地看着它们，恰似他呵护众生的样子，他的微笑神秘而美好。一旁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赶上了观世音菩萨的出家日，是重要的纪念日，劝我们上香。景明和景昭你一句我一句地：“我们大老远来已经很心诚了。。。”是呀，这是心里话，三个耄耋老人算是千里拜佛了。

对于大佛旁的天下第一石“云骨”，三老似乎更加喜欢。这是古代采石遗迹，它高31米，似倒立之塔，更像一缕清烟袅袅升空，故又称“炉柱晴烟”。石头最薄处不足一米却屹立不倒，岩顶还有一古柏一直存活，堪称奇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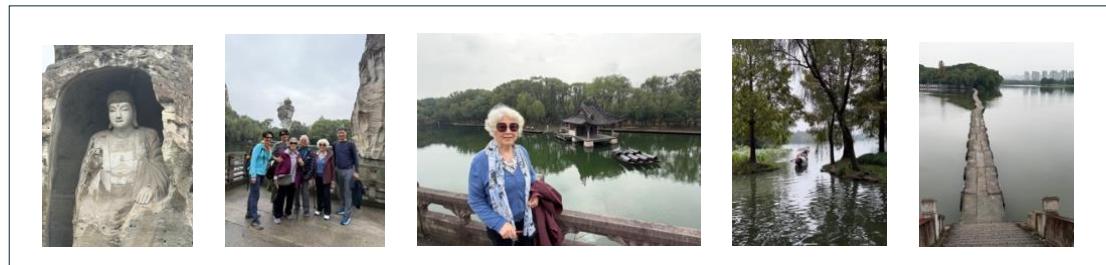
接下来三老的愿望就是坐船游鉴湖。鉴湖原名“镜湖”，传说黄帝铸镜于此而得名，后为避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名讳而更名为“鉴湖”。它是绍兴的母亲湖，绍兴的黄酒均以鉴湖水酿造。

烟雨蒙蒙中，我们六人三杖直奔渡船码头。大家有说有笑，翻越高高低低的石桥，经过水中社戏台和越中名仕园，终于来到湖畔乌篷船码头。居高于岸，看着令人向往的乌篷船，三老却发现船体太小，座位太低，坐下困难，站起来几乎不可能。无奈大家只得坐于岸边模型上拍照留念。此时去渡船码头还有距离，回去的路也不近，成了进退维谷的局面，三老开始畏难，行进的速度变得出奇地慢。

雨大了，我们只好在亭中避雨，这里是观景的好地方：湖水波澜不惊，远山层层叠叠，像极了中国的水墨画。近水的对岸是一片高尔夫球场，扎眼的翠

绿缀以白色球车和球员，让人误以为是鸟类。成群结队的白鹭不时地一同飞起，又呼拉拉地一起落在一片树上。几只大白鹭在不远处不时向我们展示抓鱼技艺，又忽而轻盈地飞上青天。我们渴望登上的渡船在水中穿梭着，就是看不见码头。景明表示走不动了，要往回走，其他二老也面有难色。前面不远就是鉴湖最热门的景点古纤道，我们尝试让三老再往前走一段，远观一下古纤道，三老才勉强起身。

又是一座桥接一座桥，终于来到古纤道。这原是纤夫走的路，本为泥路，窄而长，纤夫光脚拖船行于其上。现在的古纤道已经重修，宽 1.5 米，以青条石和青石板铺就，细细绵延地连接着两个岛，又名“白玉长堤”。由于路窄无护栏，我们一对一地护送三老过堤。也许是景致新奇，亦或是累过头了，三老过桥后竟一直走到渡船码头，实现了坐船游湖的愿望。坐在船上，三老直呼竟然走了 9000 步，超过了第一天。



鲁镇赶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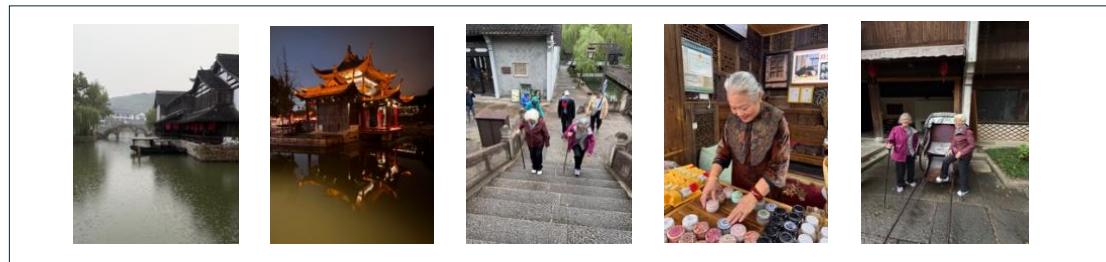
住在鲁镇的第三天一早，三个服务生跑步重温了前一天的线路，感觉十分轻松。景明和景缇也出来锻炼身体了。水岸的廊子上，空气清新，景色怡人，心情愉悦，所有动作定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我们住的九间楼赏枋酒店是一个民宿，早餐也算样样俱全。绯特别推荐了一种好吃的奶酪，景昭第一个跟上，随后大家一齐去把那奶酪分光了；正先拿的煎饺味道不错，大家就一盘接一盘地吃起来，全不像一群老者。服务生们羡慕死了三老，三老也是美滋滋的。

鲁镇核心是一个可以两面观戏的戏台，一面在街上，一面在水上。这天是周末，即使在下雨，即使只有一两个观众，舞台上仍有色彩斑斓的灯光，有演员专注地唱着越剧，那曲调曼妙地萦绕在街巷之间。正对戏台是一条商铺云集的小巷，巷口一个卖梨膏糖的小店里，一位穿着优雅、笑容可掬的老太太向我们推荐她的梨膏糖，端庄的样子全不像商人。她店里的糖盒精巧可爱，是非常

好的随手礼，我们不禁买了十几盒。鲁镇吃食很多，样样传统而诱人。景昭和景缇对一家店的手工小饰品爱不释手；正先则走进镇公所，一脸严肃地坐在了判官位子上；我和绯坐上一个罗汉床，搞不清该摆什么姿势；景昭和景缇又研究起一辆黄包车。。。在大家居高不下的兴致中，我们却不得不告别这里，奔向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杭州了。

景昭和景明看上了景缇的新鞋“足力健”，我们刚进入杭州，就让司机带我们去了专卖店。两人不仅买了新鞋，并且把旧鞋直接丢弃。随后，三姐妹穿着同样的鞋走在了杭州的街上。



尽享西湖

杭州美景是浙江的名片，由绍兴转道杭州，令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浙江风土人情。

西湖国宾馆位于杨公堤，坐拥 2 公里西湖水岸，被誉为西湖里的西湖。其前身是晚清进士刘学询的庄园“刘园”和康有为的故居“康庄”，选址必是上乘。我们住的 1 号楼是毛泽东起草“宪法”的地方，也是《中美联合公报》草签之处，位置绝佳，不出门就可将苏堤尽收眼底。

清晨，湖面上成排的木桩站满鱼鹰，或休憩，或捕鱼，或追逐，或静止。远处的赛艇队正在集训，细长的船飞快地掠过水面，切入你的画面，又消失殆尽。夜晚，绿柳成行的苏堤幻化成一条银链，在黯然褪色的湖面闪烁着；目光所及处的远山缀满星星点点的灯光，衬出山形树影；六角的雷峰塔和尖耸的保俶塔相映成辉，熠熠生光。

茶余饭后，园中信步，曲廊修竹，异步一景；绿草如茵，花团锦簇；树种丰富，果实尽现；亭台所处，观景最佳。家庭旧事，世界变局，健康养生，趣事杂谈，谈资无限。

在花港观鱼码头乘船环游西湖，真可谓是走马观花。如果不借助同船一旅

行团的导游讲解，大概什么也没看清。其实，看见什么景致并不重要，我们只需一起坐在船上，沉浸在西湖的氛围里，就已经是一种享受了。

下船后去雷峰塔看日落，我们被告知走路最近，只有 800 米。不过，三老已在国宾馆走了不少路。景昭终于走不动了，她甚至关了手机，不希望被家中的谁监控到而为她担心。原来我们不知不觉中已行走过万步！景明和绯鼓励着景昭，景缇表示自己可以走。最后，我们还是兵分两路：我带景昭打车，其余四人步行前往，很快就会合在景区门口。

我是做了功课的，知道雷峰塔有电梯直达才决定带三老上塔一览西湖全貌。来到山下，看到顺山上行的扶梯，大家都有了信心。两段扶梯后就是老雷峰塔遗址，绕行一周，竟找不到上行的电梯，而这一层全然看不到任何风景。我觉得很诧异，更觉得有些对不住三老的辛苦，看来只有我们三个服务生代劳了。孰料才上了一层楼梯，我们就发现塔的核心位置又有直梯上行，兴奋地跑回去告知三老。景明景缇马上起身准备一试，景昭却坚决不走了。这虽然有些遗憾，也只能尊重她。当我们五人顺利登塔，顿时觉得不虚此行。虽然天空多云，仍透出些许夕阳余晖。绕塔一周，西湖三面环山的地势清楚展现。平视青山，郁郁葱葱；俯瞰西湖，水波浩渺；绿岛三潭，相映成趣。忽而响起钟声，厚重悠远。那是来自对面山上净慈寺著名的南屏晚钟，报告日落，提醒城门关闭，百姓归宅。



西溪船话

资料显示，西溪湿地历史悠久，可追溯至公元前 5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。北宋正式建制西溪镇，南宋宋高宗赵构有“西溪且留下”的典故。这里有植物 971 种，鸟类 224 种。

来西溪的这天，景明晨练时意外受伤，行走更加不便。我临时把乘渡船上岸游览几个景点改为坐摇橹船游园了。这里完全不同于绍兴，虽然水道纵横，却幽深宁静。穿行其间，我们感受的是阵阵轻风吹动岸边苇荡，听到的是鸟鸣

鸭叫和偶尔船工间的哝哝吴语。船工善谈而不多语，他轻松地摇着橹，小船慢慢划开水面前行，掠过我们的是农舍、民宿、茶室、尼姑庵，也有花圃和人工景观，只是没有了农田。六人对面而坐，我们一边欣赏湿地美景，一边喝茶聊天，一边享受那慢悠悠的时间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两个小时，真是意犹未尽。



我的乡情

美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中国人的喜好天差地别，你的胃决定了你的口味。浙江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，以“清鲜脆嫩，注重本味，精巧细腻”为特色。从未有过绍兴的三老，对每顿饭赞不绝口，这中间不仅有广为流传的小笼包、老鸭煲、酒酿圆子之类的菜，也有外人不愿涉足的醉虾、霉干菜、咸笋等当地菜肴。那么可否断言三老都有一个绍兴胃？我想这毋庸回答了。

尽管三老在自家时连续走路的纪录是1公里左右，但寻祖之旅中她们屡创佳绩，不得不说是兴致使然；她们害怕楼梯，却走过了数不清的桥，只为可以近水；一路行程我们几乎全部在阴雨中渡过，却几乎没有打过雨伞，好像天生就习惯这气候。水是智慧的象征，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。这里的水是绍兴的水，是绍兴人的灵魂所在。景昭善谈，一路被安排在司机旁边，她关切地询问当地风土人情，似要攀个老乡，可惜司机是东北人。

溯根追源，王家祖上正是明末清初来到通州的绍兴师爷，十几代人过去后仍铭记自己是绍兴人。在我的祖父辈之前，他们绝不与其他地方的人通婚。到了我的父辈，他们仍称自己的父母为“嗲”“娘”。虽然，融合是现代文明的趋势，但故土和血脉对我们永远有着深刻的涵义。

我们与三老寻祖，感受了故土和淡淡的乡情，这藏在每一个脚印、每一份美食、每一方土地、每一条船，每一条河里的乡情，其实早已溶入我们的血液，化作我们的精神，成为我们的灵魂所在。

2025年11月25日于北京